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八
九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昆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八

設官部八 丞相司直 丞相長史 三師三公以下屬官總載 司馬 從事中郎 掾屬 功曹 主簿 公府祭酒 錄事參軍 記室參軍 中兵參軍 行參軍 參軍都護 公府參軍 舍人附

丞相司直一

原杜氏通典曰丞相司直漢武元狩五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隷校尉上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帝故

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州郡所舉上奏司置考察能否以懲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階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傳置也伏湛字惠公光武以湛才任宰相拜為司直行大司徒事文獻通考曰後燕石勒置都部從事各部一州秩二千石準丞相司直

丞相司直二

原朝廷憚之漢書翟方進為丞相司直旬歲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薛宣甚器重焉常

誠掾吏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也棨句嵗猶言滿嵗若十日之一周

百寮憚之

東觀漢記杜林遷大司徒司直百寮知林以明德用甚敬憚之

方進免涓勲

漢書翟方進字子威為丞相司直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勲亦初拜為司隷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禮節又倨方進陰察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帝舅王商下車立須過乃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勲輕慢宰相賤易上卿慶忌屈節失度邪諂無常請下丞相免官

劉隗劾王含

晉中興書劉隗字文連為丞相司直時南中郎王含以族強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許人多取非其才隗劾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嫉之隗之彈奏不畏強禦皆此類也

彈奏不畏強禦

劉隗詳上

所糾多見採用

虞預晉書劉隗為丞相司直在朝多所糾彈雖上不盡從多見採用也

王良節儉

妻子不入官舍續漢書王良字仲子拜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無蕪膳節儉

宣秉篤義祿奉収養宗族又云宣秉字巨公拜大司徒司直清過度白篤義得祿收養内外宗族也

丞相長史一

原杜氏通典曰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漢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而張湯傳云殺臣者三長史也顏師古曰蓋有守者非正員故耳蓋衆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為丞相長史上書言天下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悅拜仁為丞相司直

介幘進賢一梁冠朱衣銅印黄綬劉屈氂威振天下

為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為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待得賢人當拜為右丞相後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史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為丞相置徵事二人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以邴原王烈選補之舊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時毛玠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及議併省咸欲省東曹皆曰舊西曹為上東次之宜省東曹也魏武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西凡人言方亦復先東遂省西曹及咸熙中司馬昭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驍騎二将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

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戶賊金騎兵車鎧水集法奏倉士馬媒等曹掾屬凡二十四人晉元帝以鎮東大將軍為丞相丞相府置從事中郎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江左初置軍諮祭酒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等十三曹其後又置七曹宋武帝為相合中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其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為參軍事府板則為行參軍晉宋以來參軍各有除板行

參軍下則長兼行參軍又有參軍督護東曹督護二督護江左置增唐以後無　文獻通考列尚書都司及檢正為宰相屬官今見尚書左右司郎中門

丞相長史二

原銅印墨綬晉百官表注云太宰長史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品第六俸五十斛　秩皆千石續漢百官表云太尉司徒司空諸將軍長史各一人秩皆千石　毗佐三台助鼎和味漢官儀云太尉司徒長史秩比二千石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　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之職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也　職無不監詳通

典

掌察郡吏 干寶司徒儀云左長史職掌佐公修文政檢其法憲明其分職掌察郡吏

徐弈統留事 魏志云太祖為丞相征張魯留徐弈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弈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

杜襲為留府 魏志杜襲傳云太祖東還當選留府長史鎮守長安主者所選多不當太祖令曰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遂以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

心如鐵石 魏武故事載令曰領長史王必是吾披荊棘時吏也忠能勤事心如鐵石國之良吏也故教辟之已署所宜便以領長史統事如故

人似南金 晉中興書丹陽薛錄云薛兼字令長初入洛華歆曰南金也遷丞相長史恪勤王事

伯長才長可用 山公啓事太尉長史缺案鎮東大將軍大掾泰山胡口才長可用伯長口字也

張勃軍間用長 又云鎮西長史

欽案尚書郎張勃云云

鄧殷有文武才 又云太尉長史鄧殷通識有文武才為北中郎將長

耿遷有器幹 又云北中郎長史當更前御史耿遷云云

吳良方正 東觀漢記云吳良為司徒長史以清白方正稱

傅咸執正 王隱晉書云傅咸為司徒左長史多所執正也

諸葛舉張裔 蜀志云張裔至蜀丞相諸葛亮以為參軍署府事又領益州治中從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史常稱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劉宏知陶侃 晉書云劉宏為鎮南將軍荊州軍事宏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都督

卿宜節飲 晉中興書陳留阮錄云阮孚字遙集琅邪王裒為車騎將軍鎮廣陵高選綱佐以孚為長史帝謂曰卿既統軍府郊壘多事宜節飲也

慨然而退 晉書

曰劉驎之字子驥車騎將軍桓冲聞其名請為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冲聞大愧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供賓冲敕人代驎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三師三公以下官屬總載

原杜氏通典曰三師太師太傅太保歷代多有之一太殷建官有六太其一曰太宰自周以後亦常有之餘五太則無三公太尉司徒司空歷代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歷代亦有之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者歷代亦時有之官屬等歷代有置有省亦多同說所以不更各具本府但依前代都言之其大將軍自具本篇漢有三司而不見

官屬以丞相為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為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為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置長史如中丞（具御史大夫篇）後漢初惟置大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曾）後置太師董卓嘗居之蓋自為也而不見官屬　太尉官屬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二千石長史遷除還民戶祠祀農桑奏議詞訟郵驛轉運盜賊罪法兵貨幣鹽鐵倉穀等事）黄

閤主簿省錄衆事掌閤下威儀　記室令史掌上章表報後漢末陳琳阮瑀皆為曹操記室軍國書檄皆所作　御屬掌為公卿閤下威儀　司徒屬官有長史一人掾屬三十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六人正曰掾副曰史　司空屬官長史一人掾屬二十九人令史及御屬二十二人正曰掾副曰屬漢書注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或曰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皆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　大司馬屬官並同前漢　魏置太傅太保而不見官屬太尉司徒司空有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正行參軍大司馬亦有正行參軍也　晉有太

宰太傅太保惟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二十人兵曹為左右也楊駿輔政引潘岳為太傅主簿初譙人公孫宏客於河陽岳待之甚厚及駿誅宏為楚王瑋長史凡駿紀綱皆從坐同署主簿已被戮宏言於瑋謂岳為假吏故得免　太宰太保官屬不見太尉司徒司空並有長史司馬太尉雖不加兵者吏屬皆絳服　太始三年又置太尉軍參軍六人騎司馬五人官騎十人而司徒加置左長史掌差次九品銓衡人倫冠綬與丞相長史同主簿左右東西曹掾各一人若有所循行者增置掾屬十人武帝時司徒秦州郡農桑

末有賞罰之制宜遣掾屬循行詔遂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有所循者增掾屬十人又温嶠請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初王渾字元冲遷司徒仍加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吏不持兵及吏屬絳衣自以非是舊典皆令皁服論者美其謙而識禮司空府加置導橋掾一人餘畧同

武帝咸寧初詔以前太尉府為大司馬府增置祭酒二人帳下司馬官騎大車鼓吹左右光祿光祿三大夫開府者皆為位從公品秩俸賜儀制與諸公同加兵者增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劉琨為司空以盧諶為從事中郎主簿記

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帳下都督外都督令史各一人主簿以下令史以上皆絳服司馬給吏卒如長史從事中郎給侍二人主簿記室都督各給侍一人其餘臨時增崇者則褒加各因其時為節文不為定制其祭酒掾屬白蓋小車七軺車施耳後戶皁輪犢車各一乘自祭酒以下令史以上皆皁零辟朝服其為持節都督者增參軍為六人其餘如常加兵公制孫楚字子荊為佐著作郎參石苞驃騎軍事楚既負其才氣頗侮易苞初至揖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初參軍不敬府主楚既輕苞遂制施敬自楚始也

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

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畧同自江左以来諸公置長史倉曹曹掾戸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戸曹置掾加崇極於此也其司徒府若無公惟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寮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

即置無則省　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為贈官無寮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特進位從公諸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為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

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齊王儉為司徒左長史請依晉令復舊制不著朱衣時議不許又曰王秀之嘗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知止足矣又陸慧曉為司徒右長史謝朏為公府左長史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前代誰可比融曰兩賢同侍未有前例朏滂佩反梁武帝受命之初官班多同宋齊之舊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

屬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建安王為雍州表求管記乃以江革為征北記室參軍革弟觀又為參軍兼記室任昉曰文房之任總卿兄弟故歷代皆為文士之華選云主簿列曹參軍行參軍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褚球字仲寶為司徒右長史加貂台佐加貂自球始也又增置左西掾一人其餘寮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惟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　陳三師二大並為贈官而無寮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

軍從事中郎掾曹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　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為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事長兼行參軍都護其太尉司徒為二大屬官皆同惟司空府官每降一階　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事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

法墨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司徒則加左右長史

長史主吏司馬主將舍人主閣內事皆自秦官也從事中郎漢末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在主簿上所掌秩與長史同掾屬主諸曹事主簿所主與舍人同祭酒所主亦同令史主諸曹文書此皆自漢官也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自後漢也孫堅參驃騎軍事是也參軍所主與掾屬同其儀同三司如開府者亦置長史以下官屬而減記室倉城屬田水鎧士等七曹各一人其品亦下三公府一階其三師三大佐吏則同太尉府也

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而不見寮屬　隋三師

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寮後省府及寮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總歸臺閣 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增文獻通考曰宋亦如之 元明並無

司馬

原修武政 簡軍旅 干寶司徒儀云司馬之職掌佐公修武政簡其軍旅飭其器械也

李鎮才良方用 山公啓事云平南司馬缺宲琅邪李鎮綱紀郡事練習兵馬良才也

趙虞軍間用長 山公啓事云北中郎將司馬當便選尚書郎趙虞誠篤有畧軍間用長

峙情嘯詠 世説云桓宣武作荆州謝奕為司馬既上猶推布衣之好奕在温坐峙情嘯詠無異常時

因酒縱狎晉書云謝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之責

從事中郎

原職參謀議續漢書百官志云太尉從事中郎二人秩六百石本注云職參謀議　維正大體干寶司徒儀云從事中郎之職分曹綱紀其事維正大體　鄭逵志越其儔三決錄云鄭逵字文信累辟不就大將軍何進表為從事中郎逵志越其儔云云　山簡不拘品位鎮東大將軍司馬伷表曰從事中郎缺用第三品中散大夫河内山簡清精履正才識通濟品儀第二也

棗據通識　王隱晉書云太尉中郎棗據通識有文武才案棗據本姓棘其先避仇改焉據美容貌善文辭弱冠辟大將軍府出為山陽令有政績遷尚書郎轉右丞賈充伐吳請為從事中郎軍還從黄門侍郎

荀組才識　晉書云荀組字大章弱冠太尉王衍見而稱之曰夷雅有才識初為司徒左西屬補太子舍人司徒王渾請為從事中郎

劉道真為扶風王所用　晉百官名曰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書曰寶嘗為司徒扶風王駿以五百疋布贖之用為從事中郎也

阮遥集為元皇帝優容　晉書云阮孚字遥集元帝以孚為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孚之徒未能棄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轉丞相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恒為有司所案元帝每優容之

掾

原公府掾比元士續漢書百官志云公府掾比古元士三命者也東西曹掾比四百石又云漢舊制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三公喉舌崔寔政論云三公則天子之股肱掾屬則三公之喉舌朝廷為榮又曰三公掾屬位卑職重在朝廷以為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漢舊儀曰丞相掾史見禮如師弟子日錄不拜敦明教義肅厲清風干寶司徒儀云掾屬之職敦明教義肅厲清風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以重朝望名常當其理者也以訓羣吏以重朝望見上公辟則輕臺除則重胡伯始漢官儀云初丞相掾史員七人分為東西曹秩六百石漢末公辟

則輕臺除則重

期月長州郡數年至公卿 崔寔政論三府掾屬及其取官又多迠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職不假非其人口負牒而亡也

邴原守訓典 魏志云太祖辟邴原為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蒼舒亦歿太祖欲求合冥婚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太祖乃止

高柔明憲典 魏志云高柔字文惠為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太祖令曰夫治定之法以禮為首撥亂之政以刑為先昔舜流四凶族臯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於憲典勉恤之

陳寵科條辭訟 漢雜事云陳寵為司徒鮑昱府掾是時三府掾屬專務交遊以不肯視事為高寵獨勤心物務數為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為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

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為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為昱擬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奏以為法

班彪專心述作 後漢書云班彪字叔皮辟司徒掾既才高而專心述作在史籍之間

典定文義 桓譚新論茂陵周智孫胡不為賊訟金應之分為大司徒掾典定文義

舉奏刺史 後漢書云第五種字興先少勵志義為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棄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遷兗州刺史中常侍

論議抗直 後漢書云何敞字文高元和中辟太尉宋由府由待以殊禮敞論議抗直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

論議正色 魏志云國淵字子尼太祖辟為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

陳祖榮常獨視事 陳寵字祖榮事見前

鍾離意為國用心 後漢鍾離意别傳云司徒侯霸辟意署議曹掾以詔送獄徒三百餘人到河北時盛寒徒病不能行輙移屬縣作徒衣服上書言狀光武曰何乃為國用心至此

倪寛溫良 史記倪寛傳云寛為人溫良有廉智張湯以為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寛為掾擧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王述簡貴 晉書云王述字懷祖司徒王導辟為中兵屬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謂庾亮曰懷祖清貞簡貴不減祖父但曠淡微不及耳

劉遐宰士之儁 山公啓事云太尉掾滿奮樂廣司徒掾何劭劉据司空掾官粹王正劉澹太尉掾劉遐有才事義宰士之儁也

劉据宰士美者 又云今尚書郎御史東宮洗馬舍人多缺宰士中後進美者太尉掾樂廣司徒掾劉据王瓚司空掾王正劉澹征西大將軍掾葛口

皆其選也按廣字彦輔据字伯瑜攢字正長正字士則澹字初平

范滂有澄清之志 汝南先賢傳云滂字孟博辟公府掾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馬良有克終之美 蜀志云馬良字季常先主辟為左將軍掾後遣使吳良謂諸葛亮曰今衘國命協睦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書曰寡君遣掾馬良通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勲其人吉士荆楚之令于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孫權敬待之

鮑宣質直 漢書張禹奏云司空掾鮑宣孝弟廉潔質直甚有威重宜備諫官者也

劉琨儁朗 王隱晉書云劉琨字越石少儁朗乃是故尚書郎郭奕外甥年二十九為太子掾

太子未定太祖問邢顒 魏志云邢顒字子卿為丞相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臨淄侯植有寵丁儀等並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

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垂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 寒暑不和黃瓊見李宣 汝南先賢傳云李宣字公林為太尉黃瓊所辟時寒暑不和云云 文帝待以友禮 魏志云陳羣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無適無莫惟仗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待以交友之禮 太皇委以書記 嚴氏家傳云嚴奏字口平為太皇車騎掾委以書記 子泰非吾所宜吏 魏志云田疇字子泰太祖遣使辟疇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也 謝掾必擁旄仗節 王掾當作黑頭公 晉中興書云王珣弱冠與謝元俱辟大司馬桓溫掾溫語人曰謝掾年三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 流涕諫明帝 魏志董尋名為軍謀掾青龍中明帝大興宮室羣臣皆負土尋

流涕諫云若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黄龍鳳凰九龍承露盤土山淵池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陛下既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之穿方舉土面目垢黑沾體塗足毁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

張目視王公 語林云王藍田少有癡稱丞相以門第辟之既見無他言惟問江東米價藍田不答直張目視王公王公曰掾不癡諓哉王述後封藍田侯也

宋弘受罪長孫上書 華嶠後漢書云陳元字長孫以才高著名辟司空掾宋弘受罪上書訟之言甚切直又數陳當世便宜事

齊王暴屍道明露板 晉書云潁川荀闓字道明有名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冏敗暴屍已三日莫敢收葬闓與冏故吏李球嵇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

伯門乞代弟子 風俗通云巴郡太守太山

祖望字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人繫之望自劾去星行電征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亾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自男穿既與知情幸有微眉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即活出之

孟玉不請弟子 又云高唐令樂安周紏字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捕得太守盛亮陰為宿留紏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不乞請又不辭謝亮告賓客曰周孟玉欲作抗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法乎遂斃於獄弟婦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鍾離意解病徒桎梏 後漢書云鍾離意辟大司徒侯霸府詔部送徒詣河內時冬寒徒病不能行意遂於道解徒桎梏恣所欲過與赳期俱至無或違者

君達解鄧融桎梏 謝承後漢書封告傳曰告字君達為司徒虞延所辟時隴西太守鄧融以職被罪君達解其桎梏

范丹狷急佩韋 後漢書云范丹字史雲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及黨禁解為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

何夔誓死畜藥 魏志云何夔字叔龍太祖辟為司空掾屬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

蒲元作木牛 蒲元別傳云元為丞相諸葛亮西曹掾亮欲代魏患糧難致元牒與亮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連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載一歲之糧也

馬良為草書 蜀志馬良詳前

馮岱干與臺閤 謝承後漢書云馮岱字德山辟司徒劉寵府與四府掾屬並詣臺集議邊事

韓宣唐突諸侯 魏志云韓宣字景仁太祖為丞相名署軍謀掾步入宮於東掖門外與臨菑侯植相遇宣恐淹不得去乃以扇自障

住於道邊植便問曰何官宣曰丞相軍謀掾植又問曰應得唐突諸侯否宣曰春秋之義在諸侯之上也

極輿馬之好 漢書陳遵傳云遵為公府掾公府掾率皆羸馬小車不尚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

專務於交遊 後漢陳寵事詳前

問不及政辭出自劾 東觀漢記閔仲叔傳云司徒侯霸辟仲叔留與相見勞問之下不及政事仲叔曰被明公辟且喜且懼及奉見明公喜懼皆去所望明公問屬以為政美俗成化令口廉得所遂以辭出自劾

奮手不顧皆投劾出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濺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令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閤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

解冠而去 續漢書胡廣傳云廣六世祖綱大司農馬宮辟為掾值王莽居攝綱即解冠縣之府門而去

投劒潛歸 汝南先賢傳云許嘉字德珍辟司徒府到京師會黨錮事起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趙郊不入危國今人衆矣吾其行也遂投劒而歸

劉頌出穀 臧榮緒晉書云劉頌字子雅辟相府掾奉使於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賑貸未報頌乃開倉出穀蜀民賴之太祖以頌專輒除名

謝鯤取稾 晉中興書陳郡謝錄云謝鯤字幼輿弱冠知名太傅東海王越聞其名辟為掾於時懼胡来攻城多蓄薪柴鯤家僮載取官稾除名

阮千里三語掾 衛珍別傳云阮千里有令聞太尉王戎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否瞻曰將無同戎善其言辟為掾世號三語掾戎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阮曰苟是天下名望亦無言而辟何復假於一言也

殺公掾 王隱晉書云陳留周震累為諸王所辟既下車公輒喪亡僉號震曰殺公掾莫有辟者司徒魏舒因固辟之果無患時以違命歸之

百六掾晋中興書會稽虞錄云虞悝與弟望並有士操中宗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辟虞為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名䀨而不應

屬

原參定九品干寳晋紀云王導為司徒置西屬一人佐長史參定九品也　了無一事山公啓事云事職有年限如公府掾屬了無一事亦限三年近矣　崔琰東曹魏志云武帝授崔琰東曹屬教曰君有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矣故授東曹往踐厥職　蔣濟賢屬魏志云蔣濟字子通辟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矣　谷永茂才轉漢書云谷永字子雲以茂才轉為御史大夫屬　陳實灼

然遷續漢書云陳實字仲弓舉灼然為司徒屬遷太邱長太祖辟周逵陳羣以為穢德魏志云陳羣字長文為太祖司空西曹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逵者太祖辟之羣封教以為模逵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逵皆坐姦究誅太祖以謝羣文王遣鍾會鄧悌謂其單身魏志云鄧悌字元伯辟大將軍司馬文王西曹屬初文王欲遣鍾會伐蜀悌求見曰王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重任不若使餘人行文王笑曰我寧復不知此耶蜀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伐蜀必可克滅仲叔被辟且喜且懼東觀漢記閔仲叔詳掾洪遠為屬終日嘯詠晉中興書陳郡郭錄云融字洪遠司徒王導以為西曹屬耽飲酒喜弊終日嘯詠未嘗以事務自嬰導甚相親悅也

功曹

原糾司外內扶直繩違孫綽傳云綽為功曹參軍騎曹箋云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內駁議彈剌誠無所拘然亦所以獻可替否扶直繩違者也止舉大綱不拘文法襄陽耆舊傳云習嘏字彥文山簡以嘏才博有文章為征南功曹止舉大綱而已不拘文法簡益器之轉為記室參毛玠為幕府功曹魏志云毛玠為太祖幕府功曹後轉掾稽意為撫軍功曹嵇憙集云晉武為撫軍妙選官屬以憙為功曹懷祖素清介晉中興書云王述字懷祖以清介稱康宗為驍騎將軍台補功曹企生多才藝晉書云羅企生字孟子少多才藝殷仲堪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文王悅茂伯晉春秋云向雄

字茂伯為鎮西将軍功曹鍾會既誅雄収而葬之晋王聞而召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于東市而我不問今鍾會躬為叛逆又輙収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功罪而後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枯骨而捐之中野百年之後為仁賢之資不亦惜乎王甚悦與談宴而遣之

山簡器習碬 襄陽耆舊傳見上

主簿

原省署衆事 續漢書百官志云司徒黄閤主簿省署衆事掌閤下威儀也

職在拾遺 崔駰與竇憲箋云主簿職在拾遺夙夜致思智慮淺短何益也

内經百度外諮千里 桓階別傳云上平荊州乃引桓階入為主簿内經社稷百度之規外諮席勝千里之策

能令

公喜能令公怒 晉陽秋云王珣為桓温主簿郗超為記室參軍温並親待之故府中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超髯珣短故也

每事諮馬 長沙耆舊傳曰□□字伯緒為丞相主簿功曹每事諮馬乃嘆曰昔文帝與賈生共談不覺膝前於席也

每見逮問 世說云何遂字彥陳東海王越辟為主簿時海內大亂軍國事無大小每見逮問多所匡益

叔羅賢俊 臧滎緒晉書云何充字次道少有名望大將軍王敦叔羅賢俊辟為主簿

叔羅士物 世說云王敦字處仲太傅東海王越叔羅士物聞其名名以為主簿

太傅聞處仲 詳上

元帝用道明 世說云諸葛恢字道明弱冠知名時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於時潁川荀闓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與恢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人為之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繁

欽文才機辨典畧云繁欽字林伯以文才機辨少得名於汝潁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為丞相主簿

顧榮機神朗徹晉書云顧榮字彥先少有珪璋機神朗徹大司馬齊王冏以為主簿

德祖豫作答教世説云楊脩字德祖與賈逵王凌並為丞相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

元琳更作白事世説云王東亭為桓溫主簿舍人竊其白事即於閣下更作無復同原本一字云謹案王東亭名珣字元琳也

指切賓憲後漢書云崔駰字亭伯為車騎將軍掾掾屬三十人皆故刺史二千石惟崔駰以處士年少擢在其間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為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

入諫諸葛襄陽記云楊顒字子照為丞相

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為治有職上下不得相侵也

馮異披荊棘東觀漢記云光武引見馮異謂於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為我披荊棘定關中者也

任續多規諫文士傳云任續字仲元為會稽王主簿多所規諫

元琳稱績晉中興書云琅邪王珣為大司馬掾轉府主簿時大司馬温經畧中夏軍國無寧戎府多事珣居要任有稱績三軍文武及數萬人悉識其面

子元無滯文士傳云東海郭子元以才用為主簿天性閒朗事無疑滯雖處要劇猶閒也

孫寳自高漢書孫寳傳云寳為御史大夫張忠辟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設儲偫寳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寳主簿寳乃就職或人謂寳曰高士不為主簿君何為之寳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府主以寳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寳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雖屈何傷

也

郭象專勢 臧榮緒晉書云郭象字子元為太傅主簿甚見親委遂任職專勢專領軍一府

賈逵無惡意復職 魏畧云賈逵字良道為丞相主簿時太祖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太祖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三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太祖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楊綜為其主宥之 世説云楊綜為將軍曹爽主簿爽誅時方解印綬將出綜止之曰公挾主幃幄捨此以至東市乎不從有司奏綜宜王曰各為其主也宥之

知人机案間事 郭子云時有為王導主簿校檢帳下導語主簿欲與主簿周旋無為知人机案間事

一月三易面皮 王隱晉書阮孚為東亭主簿東亭曰卿無

乃榮乎我為宣武史一月三易面皮

公府祭酒

原德妙第一乃補祭酒胡伯始漢官儀云武帝時丞相設四科以辟人德妙為第一科乃補南閣祭酒

算無遺策盡不失理東阿王祭酒誄云乃署祭酒典軍行止算無遺策盡不失理也

明帝朝戲邴任東觀漢記云東平憲王蒼為驃騎開東閣延賢士薦鴻門邴任隱居教授辟為祭酒後朝會明帝戲之曰先帝徵君不來驃騎辟君而來何也任曰先帝秉德以惠下臣可以禮進退驃騎執法御臣臣懼法而至月餘遂去官

太祖起迎邴原邴原別傳云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閤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其不來者獨

有邴祭酒耳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攬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　周澤

脩高節東觀漢記云周澤少脩高節建武十六年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也　紀瞻能

玄理晉書云紀瞻能言玄理司徒東海王越以為公府祭酒　光祿辟顧榮晉書云顧

榮少有珪璋光祿大夫張華辟為祭酒　司徒辟左思王隱晉書云左思少好學司徒隴西

王泰辟為祭酒

錄事參軍

原總錄衆曹管其文案干寶司徒儀云錄事之職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　舉

善彈非劉宏教云錄事參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執事修習也　舉直錯枉干寶

司徒儀云錄事參軍掌彈直錯枉

記室參軍

原掌啓奏干寶司徒儀云記室掌表章啓奏弔賀之禮也　主表章續漢書百官志云記室主上表章雜書記秩百石

記書之事創其草干寶司徒儀云記室所主之儀凡有表章雜記之書掌創其草

弔賀之禮則題署又云記室之職凡掌文墨表章啓奏弔賀之禮則題署也

王胡之管機密庾亮别傳云王胡之為丞相府記室亮咨胡之書管機密斷大事

傅武仲主記掾傅毅集云毅字武仲為大將軍記室主記掾遷司馬也云云

專掌文疏干寶晉記云東海王越治兵台下邳縣孫忠為記室專掌文疏預參謀議　專

典書記晉中興書會稽虞錄云虞預字叔寧好學有文才中宗以為記室參軍陳琳阮瑀俱典記室魏志云陳琳阮瑀為司空軍謀祭酒並管記室參軍曹攄左思俱為記室文士傳云曹攄字顏遠少勵志操精學有才藻仕晉辟大司馬齊王冏記室左思字太冲齊王冏辟為記室鍾記室心腹之任魏志云鍾會為太僕固辭不就以中郎在大將軍府管記室事為心腹之任人謂之子房也王參軍人倫之表世說云太傅東海王鎮許昌以王安期為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詠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或曰王趙鄧三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謂安期鄧伯道趙穆也袁宏作名士傳直云王參軍作書馬上起草典畧云太祖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因於馬

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竟不能增損一字

書檄應命立成　晉書云孫惠為記室參軍東海王越數諮訪得失每造書檄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書檄皆琳瑀所作　魏志云陳琳阮瑀太祖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

神堂使阮瑀議之　魏武褒賞令曰別部司馬請立齊桓公神堂使記室阮瑀議之

孔演稱職　晉中興書會稽孔錄云

孫楚負才　世語云孫楚為大司馬石苞記室參軍負才不敬府主揖苞曰天子命我參卿軍事

王廙多才藝　晉中興書琅邪王錄云王廙字世將多才藝東海王越為太傅辟為記室

殷浩善玄言　晉中興書陳郡殷錄云殷浩字深源識度清遠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將軍庾亮引為記室參軍

袁宏作賦　檀道鸞晉陽秋云袁宏字彥伯長於作賦為大司馬桓温

府記室

李充善箴 晉中興書云李充字和度為參軍善箴銘也

中兵參軍

原掌帳內 干寳司徒儀云中兵參軍掌督帳內牙門將及軍器給其軍事也

督牙門 晉中興書太原王錄云王述字懷祖為司徒王導中兵屬督牙門

罰姦詐 均勞逸 干寳司徒儀云中兵之任凡在軍者以時科其器械綜其人數罰姦詐均勞逸也

祖逖智出人表 晉中興書范陽祖錄云太傅東海王越以逖為典兵參軍智出人表

袁勗多所救免 袁氏家傳云袁勗字敬宗為大將軍參軍署賊曹督刑獄事多所救免

行參軍

原掌使命不限數　干寶晉記云參軍宰吏惠帝立河間王顒為太宰輔政置行參軍不限數掌使命也

周訪為安東行參軍　晉記云中宗渡江命周訪為安東行參軍在散輩時時人未之識也時有參軍與訪同姓名者罪當死吏誤收訪訪舊擊收者數十人皆散走而自歸于帝帝不之罪

王協為撫軍行參軍　干寶晉記云丞相王導為協少有令譽乃辟撫軍司徒行參軍

參軍都護　公府舍人附

原并參三軍　魏志云于禁屯潁陰樂進屯陽翟張遼屯張社太祖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按并參三軍謂薛悌參干樂張三軍也

三府交命　晉中興書順陽范錄云范汪字元平

博學多通尤善玄理護軍平南三府交命

士行議軍事 晉中興書陶録云陶侃字士行太傅東海王越以侃為參軍督護江州議軍事

竺瑤伐鮮卑 又云桓溫遣參軍督護竺瑤伐鮮卑

閻讃鯁直 晉記云閻讃為人鯁直不憚强禦初為太傅楊駿舍人駿誅乃解職上表求改葬中宗詔特聽之

參軍

原張温請恭祖 吴書武烈皇帝紀云張温為車騎將軍請温州刺史陶謙參軍事接遇甚厚謙輕其事案吴書曰陶謙字恭祖

庾亮請逸少 晉中興書琅邪王録云王羲之字逸少弱冠知名庾亮請為參軍

問計賈詡 魏志云賈詡字文和參司空軍事袁紹圍太宗於官渡太祖糧

方晝問詡計馬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

深器魏舒王隱晉書云魏舒爲相國參軍相國深加器敬

甚見敬重魏志云徐範字公儀爲議郎參丞相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

甚見器遇臧榮緒晉書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太尉東海王越出鎮兗州以顗爲參軍深見器遇

委以機密王隱晉書云裴邈字景遠東海王越以爲參軍委以機密

與謀時務又云潘尼字正叔間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

幼宰參署七年諸葛集云出教與軍師長史參軍掾屬曰徐元直勤見啓誨參兼管書記署七年

子猷在府日久世說云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比當相料

理初不荅直高視以手版拄頰曰西山朝来致有爽氣

道玄後莫逮 晉陽秋云荀邃字道玄少喜談論解音樂後進諸賢莫逮驃騎將軍長沙王以為參軍

張闓令之良 晉書云張闓少孤有志操太常薛兼進之於元帝言闓才幹貞固當今之良器即引為安東參軍甚加禮遇

陸機以高賢 陸機表詣吳王云相國參軍率取臺郎臣獨以高賢見取

郭璞有才術 晉中興書東阿郭錄云郭璞字景純為尚書郎大將軍王敦以璞有才術署為記室參軍

范汪博學多通 臧榮緒晉書云范汪字元平博學多通名理解褐參軍事

祖納文義可觀 王隱晉書云祖納字士言能清談名理文義可觀為隴西王參軍

多出衆議 晉書云魏舒字陽元轉相國參軍封劇陽子朝府碎務未嘗見是非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

表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坐罷嘗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

常不能測　又云郗超字景興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交遊士林每存勝拔善談論義理精微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遷大司馬又轉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謂不能測遂傾意禮待超亦深自結納

知度沈邃　又云李懙字宣仲容貌質素頹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沈邃言必有中初仕郡上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

軏學樂道　又云周顗以杜機為參軍事出教曰杜參軍軏學樂道

庾敳常自神王　世說云司馬太傅府多名士一時俊異庾文康云見子嵩在其中常自神王案子嵩庾敳字也

周顗正情嶷然　晋陽秋云周顗字伯仁少有重名美姿容終日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辟為太尉參軍案世說云世目周侯嶷如斷山

子猷欲為傲達　晋中興書

琅邪王錄云王徽之字子猷卓犖不羈欲為傲達大司馬桓温以為參軍 彥道倜儻不羈 又陳郡袁錄云袁躭字彥道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為士類所稱王導引為參軍 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 阮孚事見前從事中郎 蓬首散帶不常綜理府事 晉中興書云王徽之為大司馬桓温參軍蓬首散帶不常綜理府事又為車騎桓沖騎兵參軍沖問卿署何曹對曰似是馬曹又問管幾馬曰不問馬何由知數又問馬比死多少曰未知生馬知死 孔愉不求聞達 會稽典錄云孔愉字敬康遇石冰作亂避地餘杭布衣蔬食不求聞達中宗鎮江左命愉為參軍 葛洪利得辟身 抱朴子云嵇悦道為廣州刺史表為參軍乃非所樂所利得辟身於南土耳悦道含字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九

設官部九 增殿閣總載 大學士 學士 直閣併入 中書舍人 原集賢學士 史官

提舉國史 監修國史

殿閣總載一

增文獻通考曰宋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觀文殿即舊延恩殿也慶歷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真宗謚號乃改名紫宸殿後又以紫宸殿非人臣所可稱呼乃以延恩殿更名觀文殿 資政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

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十二月復以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資政殿置大學士皆自欽若始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書奏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情于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宋明道二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

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唯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為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

惟學士久次者始除閣學士（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徽猷敷文煥章華文寶謨寶章等閣）直學士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厲行義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讐得之為榮選擇尤精

續文獻通考曰遼南面有宣政殿學士觀書殿學士昭文館直學士崇文館大學士乾文閣學士金不置元有昭文館大學士煥章閣學士奎章閣學士奎章閣大學士二員隸東宮屬官後文宗復位陞為奎章閣學士院置大學士二員並知經筵事侍書學士承制學士

供奉學士並二員兼經筵官職順帝至元六年罷奎章閣學士院立宣文閣惟授經郎及鑑書博士至正元年六月復舊奎章閣為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閣監官屬翰林承旨巙巙言於上曰民有千金之産而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子富有四海而學房乃不能容耶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設官如初明稽古右文設翰林院職官十五年又倣宋殿閣大學士之制設大學士凡一時耆舊乘運而奮或拔自科甲或徵自薦舉類以所學利見於世明百官述曰直文淵閣即所謂入閣辦事也先是洪武

十五年冬始倣宋制置殿閣學士吏部尚書邵質華蓋殿翰林學士宋訥文淵閣檢討吳伯宗武英殿典籍吳沉東閣並為大學士是年台者儒鮑恂張長年俞銓至命為文華殿大學士三人辭不就是時特侍左右備顧問未典機務續文獻通考曰明監前代壅蔽之禍革中書省罷丞相使政歸六卿分理不相混壓所以垂之祖訓者甚嚴而殿閣大學士亦不久設故未有相道之責建文四年七月成祖簡用翰林待詔解縉編修黃淮尋又用修撰胡靖編修楊榮楊士奇檢討胡儼金幼孜七人入內閣名直文淵

閣預機務永樂五年十一月上諭吏部廣等侍朕日久繼今考滿勿改外任廣即靖也仁宗又設謹身殿大學士續文獻通考曰成祖定華蓋武英文華三殿及文淵閣東閣各學士一人正五品班翰林學士之上洪熙初添謹身殿大學士於是大學士有華蓋謹身武英三殿及文淵東閣皆在內閣曰辦事避丞相名若東閣文淵閣大學士不得旨入內閣亦不得預機務也黃氏瑜云永樂初命侍讀解縉等七人入掌密勿凡行移稱翰林院內閣官傳旨係旨則與尚書蹇義夏元吉同事而學士王景輩不與焉時閣老皆躋保傅參預機務宣德初臨視至再始設庖廚不復退食于外而出掌部者不再入正統初開經筵於文華

殿聖駕自是罕至傳旨則中官專之惟條旨墨書小票司禮監用硃批出閣有依違而他官不與追條武功李文達掌文淵閣事始以政府視之人亦稱為宰相矣殿閣詞林亦云內閣參贊機務自成祖始然惟大學士學士而已即所謂入內閣辦事也嘉靖壬戌九月新建三殿成詔改奉天殿為皇極殿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殿為建極殿始有建極殿大學士直文淵閣翰林院檢討編修修撰侍講侍讀講讀學士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官不得過五品或九卿正亞兼翰林學士東閣文淵閣武英謹身華蓋殿大學士而已加官至領東宮公孤帝三孤者或

止一二人多或至六七人宣德初張瑛陳山始以侍郎入内閣未幾以干請諸司出瑛為南京禮部尚書山教小内使書景泰中王文始以宫保尚書入内閣西東楊楊士奇楊榮最久皆不領吏部尚書領吏部尚書亦自文始其屬制敕房誥敕房皆以中書舍人諸司寺或卿貳充之官至太常卿止即有年勞加俸不得帶九卿堂上執政官嘉靖中張璁始以白衣善書歷陞侍郎續文獻通考曰明初設立相國平章左右丞參政即古宰相之職故置左右司郎中都事等官為之屬至洪武十三年革丞相餘官

皆革後設殿閣大學士備顧問並不預政故不置屬景順以後機務繁重而內閣制誥兩中書舍人以書辦供事朝夕即古之宰相屬也選用或由進士或由舉人監生儒士以纂修効勞者亦得入始稱清華之秩矣

直文淵閣入內閣預機務出納帝命奉陳規誨獻告謨猷點檢題奏擬議批答以備顧問平庶政不得專制九卿事九卿奏事亦不得相關白凡上所下一曰詔二曰誥三曰制四曰敕五曰冊文六曰諭七曰書八曰符九曰令十曰檄皆審署申覆而調劑焉平允乃行之凡下所上一曰題二曰奏啓三曰表箋四曰講章五曰書狀六

曰文册七曰揭帖八曰制對九曰露布十曰譯皆審署申覆而修畫焉平允乃行之凡經筵知經筵事或同知看定其講章日講亦如之凡東宫出閣講讀領其事敘其官而授之職業凡修實録史志諸書充總裁官實録成呈上焚其草禁中凡宗室請名請封及諸臣請謚並擬上焉凡圖書繕寫讎校皆課而察之凡郊祀巡狩親行扈行凡累朝御文實録寳訓玉牒之副古今書皆籍而藏之凡會敕稽其由狀而叙述上請焉凡禮部會試

廷試貢士國子生月課歲貢生廷試夷館譯生皆總領之制敕房書辨制敕詔吉誥命冊表寳文玉牒講章碑額題奏揭帖一應機密文書及王府敕符底簿誥敕房書辨文官誥敕番譯敕書并夷書揭帖紀功勘合皆稽按典故起草進畫若漏洩稽緩遺失妄誤皆有罰

殿閣總載二

增續會要曰後唐長興四年劉昫入相中謝是日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而坐於端明殿昫至端明殿門閤門

使曰舊禮宰臣謝恩須於正殿通喚請俟來日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三日中謝豈宜後時即奏聞晌遂中謝於端明殿廷晌自端明殿學士拜相復謝於本殿人士榮之　續通典曰天成元年端明殿學士馮道趙鳳制云擢自玉堂升於紫殿嘗親顧問每預論思位既益於深嚴禮合加於優異宜令班在翰林學士上　宋會要曰端拱元年以殿中丞夏侯嘉正兼直秘閣嘉正嘗為洞庭賦由此帝知其名詔試禁中稱旨特有是命

合璧事類曰宋向敏中為資政殿大學士敏中赴上賜會於秘閣兩制與焉　又曰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

又曰慶歷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學士正同真宗謚號詔改為紫宸殿學士以參知政事丁度為之學士多以殿名為官稱丁遂稱曰丁紫宸御史何郯以紫宸不可為官稱於是改延恩殿為觀文殿歐陽修曰觀文乃隋煬帝殿名理宜避之蓋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上果不可以無學也

續會要曰宋舊制資政殿大

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元豐中韓維陳薦以東宮舊臣故特授焉　明通紀直解曰楊士奇江西泰和人新進華蓋殿入奏事帝望見笑謂蹇義夏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言恩詔甫下惜薪司傳旨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仁宗曰吾固知學士言有理即命減四十萬　明名臣記曰楊榮閩建安人靖難後召入內閣洪熙元年從帝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御世之權孰

重對曰命德討罪帝曰然二者天下公器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直方正銀章　又曰楊溥字宏濟楚石首人建文進士仁宗欲近溥建弘文閣思善門左命掌閣事帝手弘文閣印授溥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即有建白封識以進溥常密疏言事帝褒答　又曰金幼孜新淦人建文進士靖難後入內閣仁宗即位陞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當是時法司論死罪多寃帝

命臨決必三學士會讞奏㓜孜知律例多平反　又曰

洪熙二年㓜孜持節出寧夏册慶府兩郡王妃還上封事從帝度雞鳴山帝曰唐太宗恃其英雄征遼常度此山㓜孜對曰太宗尋悔是役以故建憫忠閣至宣府還

通紀曰楊溥英宗即位昭皇后垂簾聽政溥入内閣乞早開經筵涵養本源輔成聖德昭皇后喜曰嗣君冲年卿等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名臣記曰高穀字世用揚州興化人景泰中進東閣大學士是時内閣不相

能穀上言內外諸司惟賢是用況經筵日講闡聖德尤在得人遂薦陳詢楊鼎充日講官王文王恂入內閣又曰景泰七年穀進大學士謹身殿是年首相陳循及王文皆以子不得舉詰順天考官劉儼帝命穀覆試穀曰貴胄與寒士爭進已不可況從而為之辭奏斥林廷一人事遂已　通紀曰陳循泰和人景泰初兼文淵閣大學士上勤政要典成寰宇通志進華蓋殿循立朝四十年在內閣掌機務典冊制命皆出其手　名臣記曰

薛瑄河津人英宗復位瑄以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居數月會欲遣使徵師西番瑄持不可不聽又曹石專用事遂引疾去　又曰李賢鄧州人天順元年入內閣七年禁中有讒言憲宗不宜復在東宮者帝疑之一日卧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摇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帝起立召太子至抱帝足泣帝亦泣讒竟不行憲宗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又曰劉定之永新人正統進士天順中入內閣再進察

疏皆國家大計　又曰呂原天順初與李賢同在內閣賢通達見事立斷原守正謹恪稍乏持重　又曰徐有貞吳人宣德進士負文武材以奪門功陞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入內閣為首相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相左李賢旁助有貞天順元年御史楊瑄劾曹石曹石疑出有貞意合牽帝衣哭訴遂下有貞賢獄　又曰商輅字弘載淳安人成化二年復官入內閣首疏八事是年彗星見言官劾輅力求退帝怒詰言官曰唐太宗用

王魏朕用輅何不可輅又力請宥言官帝喜曰輅可稱大臣矣　又曰彭時安福人正統進士與商輅同入內閣景泰元年乙終繼母喪忤旨去天順元年召見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蒙拔擢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帝笑曰善賜酒飯出下命以太常寺少卿復入內閣成化二年進太子少保兼文淵閣大學士　又曰劉珝壽光人成化十八年進謹身殿大學士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揺國本密疏

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　又曰丘濬瓊山人弘治四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上時政疏凡十餘萬言帝知濬老儒讀書事上輒允　又曰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弘治十一年進謹身殿大學士帝時憂勞思治名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覸但聞帝數數稱善　又曰李東陽茶陵人弘治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正德元年帝不親政東陽與同官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奢靡

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于宫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不聽　又曰王鏊吳人正德元年與焦芳同入內閣進文淵閣大學士上時政四事曰講學延下用人節用時劉瑾驕悖日甚鏊居常戚戚四年夏力求去瑾每念鏊相忤欲中傷鏊鏊惴惴杜門瑾敗得免　又曰石瑶成化進士嘉靖五年加少保兼大學士武英殿時時名

對平臺煖閣議廟樂再議廟儀又議章聖太后皇后謁世廟儀守正力争帝謂瑤非通儒又三封内批忤旨致仕

殿閣總載三

增延恩　訪道　宋皇祐詔置觀文殿大學士略曰因延恩之别殿觀前代之祕文榜以嘉名置諸禁職　又曰且為訪道之所以延稽古之臣猶慮哲乂之姿常居台宰之任或因均逸姑務親仁備經術之咨詢廣政機之延訪　極選　華資　續會要曰劉摰上言待制學士以侍從顧問為職祖宗以來極天下之選　宗澤贈觀文殿學士誥詞云升觀殿之華資　西班　東閣　續會要曰宣和

三年詔西班學士待制員多令中書省具名取旨以班圖觀之學士待制在西故曰西班　下詳總載一

凝嚴　清近　寶文學士制曰俾服凝嚴之職因為咨訪之地　合璧事類曰祥符八年知鄧州陳堯咨會赦當復龍圖閣直學士真宗曰學士清近之職非會赦可復

禁庭異選　祕殿隆名　宋楊億代表曰祕殿宏開皇墳允集又曰著作禁庭特異深嚴之選　欒城除李易制云祕殿隆名

文字如棨　明敏類榮　明通紀曰曾棨永豐人永樂進士以修撰進文淵閣帝召問典故輒應口對有以文字薦者曰如曾棨否　名臣記曰曹鼐寧晉人正統十一年入內閣與政典兼學士是時楊榮卒凡議大政諸閣老推決於鼐鼐才明敏類榮視中官王振正色不少假振益憚鼐

弼正闕失　疏斥誣罔　通紀曰徐溥弘治七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八年命撰三清樂章溥率同列

上言三清乃邪妄之說頒于樂章皇祖舊制不可瀆亂且初設文淵閣命講經史培養本源弼正闕失非謂其阿諛取容也帝嘉納　吾學編曰李東陽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與同官上疏言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伏望勤講學之功斥誣罔之說　太平之業可保矣

有經濟才　負公輔望　名臣記曰劉健弘治四年進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健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衆謂健木强人已入內閣益習練國家典故人又謂健有經濟才　又曰謝遷成化進士弘治十六年兼武英殿大學士成弘間翰林聲望最重者吳寬及遷二人皆進士第一並負公輔之望遷入內閣十餘年號能持正不失為賢相寬竟不得入內閣

參預中秘　賜遊西苑　通紀曰王英金谿人永樂進士宣帝名入便殿諭曰洪武中有宋濂吳沉

朱善劉三吾永樂初有解縉胡廣皆有名汝英慎自勉
命入内閣叅預中祕 又曰黄淮永嘉人仁宗即位兼
武英殿大學士宣德二年淮請老帝賜葬淮父來謝賜
游西苑與公侯伯師傅尚書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
宴山麓比辭又宴太液池諭曰明年
朕生日卿其復來至期淮至帝喜

益增榮於近職並明道置學士詔 期獎擢於名儒

殿閣總載四

增集瑞之庭會要慶歷八年詔略曰惟延恩之寶殿乃集瑞之祕庭福貺所開深嚴莫二矧先聖齋心之地資冲人覽古之懷 崇儒之秩又曰仍建崇儒之秩且為備問之榮 赴内

殿起居合辟事類曰景德四年八月以龍圖待制杜鎬為龍圖直學士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待制知

制誥之上並赴內殿起居**至閣下撫慰**又曰真宗尤禮杜鎬上開樽酒親封題以賜鎬素不飲飲之疾作上親至閣下手調藥撫慰令安卧乃歸**侍經筵**會要曰慶歷四年以楊安國直龍圖閣上謂侍臣曰安國久侍經筵行又淳實乃先朝遵度之比以襃擢之也**首建儲議**言行錄曰范蜀公鎮韓維上言公在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論奏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鎮未嘗以語人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豈如孔道輔一言**合璧事類曰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聳聞其風采近臣獻詩千首執政請以為龍圖學士上曰千首詩豈如孔道輔一言拜龍圖閣**龍圖老子**言行錄曰范仲淹以龍圖直學士師邠延涇慶四路威德著聞夷夏悚服熟戶蕃部率稱曰龍圖老子**以備顧問**汪應辰制曰端明之職蓋自五代時通班右府侍立殿中專以備顧

問寵儒臣者也又明道詔曰方奬拔于明儒特增新於近職俾參顧問廣益謀猷

非直翰墨

四朝史曰英宗四年忽名王珪至懿珠殿專詔令兼端明殿學士錫之盤龍金盆諭之曰祕殿之職非直器卿於翰墨問二府缺員即出命矣

進精誠錄

明名臣記曰吳沉金華人故元國子博士博學善屬文洪武十五年陞東閣大學士十六年進精誠錄三卷言敬天忠君孝親事皆述五經四書語

內承

顧問外酌政務

又曰楊榮靖難後名七臣入內閣榮年最少警敏時內難初平危疑未戢內承顧問外酌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

賜三品服

又曰永樂元年榮等七人侍帝曰天下事朕與若等相商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

預機務自此始

又曰解縉吉水人洪武進士靖難後名胡廣等陞縉侍讀七人並直文淵閣內閣預機務之名自此始

信用與六卿等

又曰緡永樂初重修高廟實録充總裁官帝寵緡信用賞賚輒與六卿等

專掌制敕 又曰黃淮靖難後帝坐奉天門召見訪政務稱旨每朝觧緡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不數日令入內閣專掌制敕

以文墨論議侍帝 又曰胡廣廬陵人永樂十三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再從帝出塞帝時召入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廣不知兵以文墨論議侍帝備顧問帝不得諸學士語不説也

三俸並給 又曰楊士奇仁宗即位兼華蓋殿大學士帝曰朕倚義原吉士奇宜盡言匡朕洪熙元年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

封入五疏 又曰帝一日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士奇對曰流徙不歸瘡痍未復人尚艱食願聖明留意帝曰曩與卿輩繩愆糾繆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闕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謝

賜錦綺 又曰宣德六年帝頗微行夜半至士奇家士奇悚懼伏地言陛

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候駕至玉泉寺作亂帝歎曰士奇言不虛遣賜錦綺

時稱三楊

又曰楊溥入內閣溥夙稟淳實操性直剛不尚機警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或有躁心浮氣溥能含巳從人略無係吝時稱三楊士奇西楊榮東楊溥南楊

內閣非人所得薦

又曰薛瑄景泰元年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實君子之儒乞召供館閣俾講學輔導必有裨益帝曰內閣本朕簡任非人所得薦不許

卓然有古大臣風

又曰高穀進大學士謹身殿穀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其方毅端靖潔廉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一時內閣七人議論每相齟齬穀獨持正嘗曰清議可畏也

賢相第一

又曰商輅入內閣方果好直言與劉吉等先後共事每遇大議能持正吉嘗曰余與商公處數年未嘗見其妄殺一人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

止有侍坐續通考曰文淵閣在午門内文華殿南諸學士日有大政會議則居之先是學士每入以東西兩凳相對坐向無公座李賢自吏部入欲循品秩設公座如部堂之儀彭時不可曰殿閣皆至尊臨幸之處設官之意止有侍坐備顧問決無正坐之理賢語塞

三人同心吾學編曰弘治十一年劉健進謹身殿大學士時帝方勵精凡國家大事大臣皆帝前相可否健確直見事稍遲李東陽才敏達謝遷方質三人同心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學博才雄又曰楊一清雲南安寧州人正德十年入内閣加大學士武英殿不屑曲謹以故被劾去一清生而隠宫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宜

保護善類又曰李東陽弘治八年入内閣事孝宗稱忠勤正德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貌奇

才傑又曰張孚敬永嘉人嘉靖六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内閣賜銀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帝享太廟見孚敬喜賜詩稱孚敬貌奇才傑

作寳綸樓又曰孚敬入内閣章聖太后賜金繒建議請嚴諭私謁重制誥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為作寳綸樓

殿閣總載五

增詩宋陳后山觀文忠公六一圖書詩曰先朝羣玉殿冠珮環羣公宸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　司馬公賀葉仁除直祕閣詩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道

國士比為仙玉檻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瞻日月宸
翰照星躔職秩曾无貴光華在得賢公卿殊未曉尚少
買臣年　明宣宗臨文淵閣詩曰祕閣弘開當巽隅充
棟之積皆圖書仙家蓬山此其處上與東壁星相符罷
朝閒暇一臨視衣冠左右環文儒大經大法古所訓講
論啓沃良足娛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
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玉醴滿賜黃金壺勗
哉及時相勵翼輔德當與夔龍俱庶幾致治希唐虞

胡儼直閣詩曰清曉朝回秘閣中坐看宫樹落花濃緑

窓朱户圖書滿人在蓬萊第一峰

增賦明顧清文淵閣賦曰昔我文皇之統萬方也稽往

古遵舊章攬衆維提要綱謂六典之分雖倣於周禮而

百揆之總實自於虞唐或合而分或約而詳葢不可無

樞機之總疇咨之良乃眷斯顧禁垣之隅乃崇傑閣翼

彼宸居錫文淵之嘉號擢鑾坡之碩儒職論思於九重

賛元化於中樞雖官曹之未彰實名體之隐如乃有皐

夔之輩稷禼之倫大冠長劒鳴玉垂紳坐於兩楹敷帝
猷而衍皇墳萬機倚以裁決庶績賴以經綸則有大官
供帳天府奇珍湛恩渥禮眷我儒紳至於睿思時凝事
資訪逮中貴傳宣東朝賜對日度晷而徐還步金屏而
緩退其或金根戾止玉輦幸臨略等級於堂陛咨失得
於古今每先過而陳善亦隨時而獻箴或都而俞或吁
而咈言皆可書動鮮有慝嗚呼漢開金馬賢俊雲蒸唐
啓學館士誇登瀛徒取技於雕蟲尚無關於大經然猶

耀簡策熙鴻名而况地兼乎木天之重名並乎鳳池之榮

增記元虞集奎章閣記曰天歴二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閒燕之居將以緝熙典學乃置學士俾誦祖宗之成訓毋忘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夫陳内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祀享時廵之事無一日不御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密有所圖維爭臣有所繩糾侍從有

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

增銘元虞集奎章閣銘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翼翼其欽聖性日熙乃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增詔宋慶歷七年置天章閣學士詔曰欽惟聖考濬發宸文百篇森布於寶函三襲肇興於華閣肆予纂紹之始務闡師儒之隆遂延勸講之臣欽佇論思之益掩玉

府藏書之盛延金門待詔之才宜令廣侍從之員抑亦副遹追之念　治平四年以呂公著兼寶文閣學士詔曰昔我祖宗咸有制作煥於簡編河漢昭回奎壁相映乃規層宇遂在西清憲上帝藏書之府彰累朝稽古之盛並揭嘉名以登峻望俾服凝嚴之職因為洛訪之地

大觀二年初建徽猷閣詔曰祖宗述作皆有寶藏之所參列廣内揭為嘉名世擇儒臣以資訪納今將祗率成憲名以出信不可無所考也在詩有之君子有徽猷

是唯詢德之美而觀道之成其哲宗御集建閣以徽猷為名

增序明鄭曉直文淵閣諸臣表序曰明興設中書省韓魏二國公以太師太傅兼左右丞相汪胡繼之不得領三公黨獄起死徙數萬人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以五府九卿分理庶務當是時翰林春坊官看詳諸司奏啓署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某雖殿閣大學士如宋訥吳伯宗皆侍左右備顧問不得平章國事如

丞相成祖省公孤而召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内閣之預機務也自建文四年始也閣中有文淵閣印印文獨異諸司凡封進詔草登答章疏用之不得下諸司即下諸司以翰林院印諸司欲上内閣亦稱翰林院翰林院之入内閣也自解始也獻陵仁宗復設公孤西楊士奇始加少保内閣之登公孤也自西楊始也東楊榮以榆木川有大功特置大學士謹身殿謹身殿之有大學士也自東楊始也景泰時乃有孤卿入内閣者葢自王文始也

先朝重冢宰雖內閣元輔歴二三十年亦不得領吏部尚書內閣之領吏部尚書也亦自文始也內閣未有兼四官者有之亦自文始也陳循高榖遂至領五官徐有貞以武功伯兼大學士自署文淵閣事益無謂矣有貞後二十人惟萬安丘濬以卿孤入內閣餘皆修撰賛善通議少卿少詹事侍郎自焦芳至於今非孤卿則六卿惟翟鑾以侍郎兼學士以故內閣職業重於中書省體統尊於三公府省府之名雖廢而內閣之權益隆矣其

前此入内閣也亦未必盡出翰林也西楊齊府審理也文簡黄淮中書舍人也文靖金幼孜户科給事中也文清薛瑄監察御史也文達李賢吏部主事也近日丹徒靳貴永嘉張孚敬安仁桂萼南海方獻夫貴溪夏言亦中書舍人主事給事中也列聖嚴於防姦而廣於求賢以故内閣諸臣類皆效職三楊參合歷事四朝鎮定危疑消弭讒隙文經武緯内戢外寧四十餘年號稱治平昭后張太后既崩裕陵正統親政一時五相馬愉曹鼐陳循苗衷高穀才器尋常權歸閹振國社

幾搖景泰諸臣因人碌碌強者恣睢弱者韜默或陰主邪謀或曲從密旨儲宮易位宦貴紛然天順復辟誅竄削逐臺閣一空自是輔臣乍進乍退恩禮輕微至有囊頭詣獄荷戟邊隅者南陽李賢既斥復留最專且久造膝陳謨露章抗論六卿得人萬幾無叢成化間文憲彭時文毅商輅叩閽立諫時值佞幸請斂行誅弘治初年大姦距脫海內欣然宜興徐溥洛陽劉健端清寬綽長沙李東陽餘姚謝遷文雅諒直泰陵孝宗晝接再三虛懷霽色勵精求治將

大有為而諸君子志在包荒意存裕蠱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八年間財以足民以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仕以驟進為恥可謂與民休息培植元氣者正德初逆瑾用事盡逐方正大臣焦芳劉宇本衣冠之盜厠跡禁扉數年濁亂天下新都楊廷和守正應變綽有餘才雖大禮之議未恊宸闈而救時之功登於鼎鉉矣

中書舍人一

增續文獻通考曰明初丙辰始定中書舍人凡二十員

正七品先是屬中書省後革七年改直省舍人從八品九年始定為中書舍人正七品隷承敕監監省革改從七品凡恩廕寄禄及文華殿門東房内閣誥敕制敕房分直者無定員建文中改侍書入文翰館靖難後復故

按楊一清曰此官存古制也所典司天子辭命親王郡王并妃初冊封號合受金銀冊則書之自郡王以下至奉國中尉自王夫人以下鄉君合給誥命則書之凡公侯伯初授封爵合給鐵券凡勲戚内外文武官應給誥命敕命則書之其職掌至重也每大朝會則擬四員與翰林史官上殿東西班對立凡東宮節令朝賀定擬二員文華殿導駕侍班凡會試一員入場収掌試卷日給大官酒饌與翰林宫坊尚寶司六科同為侍從之臣諸

司無相並者其地勢至清也其選用自進士外舉人與纂修書成被恩典者乃得之監生儒士有勲勞大臣暨宮僚講官有子孫宜承蔭叙者乃得之用非輕矣隆慶四年吏部覆郭諫臣奉特旨者乃得之用非輕矣隆慶四年吏部覆郭諫臣

奏制誥兩房中書官不得陞列九卿按中書舍人無正貳印篆之年深者

掌書誥敕冊符鐵券凡草請翰林院寶請內府左券寶籍歸古今通籍庫凡誥敕勘合籍以急就章為號凡誥敕之號四曰仁曰十二支曰文行忠信曰千字文文字以千號為滿滿則續

中書舍人二

增明宋璲傳曰璲太史公濂之次子洪武九年召為中書舍人璲工書法真行草篆俱入能品方希直稱為威

鳳𣛮霄祥雲捧日評者謂太史之文舍人之書皆有明第一　王紱傳曰紱永樂初以善書薦供事文淵閣十年拜中書舍人襟度瀟爽工於繪事遊覽之頃遇長廊素壁索酒引滿淋漓揮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拂袖而起與夏太常仲昭俱以寫竹著名　宣嗣宗傳曰嗣宗為中書舍人宣宗幸内閣以銀錢撒地令諸從官競取嗣宗俟諸臣取畢徐拾一文　盧儒傳曰儒博學能文自負甚髙天順初以薦授中書舍人嘗在翰林奉命撰

雪賦甚急儒援筆立就一時驚歎　李應禎傳曰應禎成化中為中書舍人直文華殿有旨命寫佛經辭不應且上疏曰臣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有佛經也忤旨廷撲之因罷殿直　吾學編曰楊一清雲南人成化進士為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益有名從學者日衆　何景明傳曰景明信陽人八歲能屬文弘治進士授中書舍人正德初劉瑾用事謝病瑾誅復除中書直內閣制敕房錢寧方貴倖持古畫造門求題景明謝

曰好畫毋汚我題也尚節義而鄙榮利有國士之風

中書舍人三

增詩明聶舍人同王中書退朝口號詩曰清切絲綸閣逶迤錦繡城冠裳清旦入珂珮玉堦行芍藥春風軟薔薇曉露盈退朝揮翰處同聽上林鶯　王直贈中書鍾子勤詩曰再命歸鑾掖重遊集鳳池黄縑存故墨紫誥布新詞開閣涼風入揮毫瑞液滋蒼蒼鷄樹老還對萬年枝

集賢殿學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集賢殿學士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祕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於宫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上東西廂貯書自漢延禧至隋唐皆祕書掌圖籍而禁中之書時或有焉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祕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

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宴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書院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副之自爾常以近密官為副兼判院直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學士開元初褚無量馬懷素侍講禁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　增文獻通考曰集賢殿書院學士掌刊緝經籍凡圖書遺逸

賢才隱滯則承旨以求之謀慮可施於時著述可行於世者考其學術以聞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經籍月終則進課於內歲終則考課於外唐志宋為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續文獻通考曰遼無金設知集賢院同知集賢院同議官諮議官元集賢院掌提調學校

徵求隱逸名集賢良凡國子監玄門道教陰陽祭祀占卜祭遁之事悉隷焉至元二十年併入翰林同一官署二十三年分置兩院皇慶後定置集賢院大學士五員學士二員侍讀學士侍講學士直學士各二員經歷一員都事二員待制一員修撰一員兼管勾承發架閣庫一員所屬三興文署署令一員以翰林修撰兼之署丞一員以翰林應奉兼之明太祖吴元年五月初置禮賢館尋設翰林院以後官品詳載翰林院

集賢殿學士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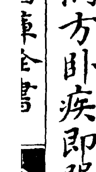
增孔帖曰唐開元六年乾元院更號麗正修書院置使改修書官為麗正殿學士　事文類聚曰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名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牀褥衣被等令迴質坐牀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迎門歡噪皆曰稽古之力洵不誣也　孔帖曰開元十三年改麗正修書院為

集賢殿書院五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為直學士宰相一人為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玄宗因奏封禪儀注敕學士等賜宴於集仙殿上製詩序羣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集賢殿時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重令諸官分韻賦詩　孔帖曰張說進中書令詔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於此當遂為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而授說學士知院事　事文類聚曰賀知章拜集賢院學士

後以年老請度為道士歸鄉里詔許之上親製詩序令所司供帳百司餞送賦詩序别　又曰開元中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内供饌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祗供優厚將為糜費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暁之曰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池臺或躭聲色豈如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刻圖書詳延學者所費者小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達也上聞其言堅之恩養

漸減　又曰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因泌為辭而止　孔帖曰蔣乂父將明擢集賢殿學士值兵興圖籍淆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竒之各以部分得善書四萬卷　又曰帝嘗登凌烟閣視左壁頽剥題文漫鈌無能知者遽召乂至答曰此聖歷侍臣圖賛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帝歎曰雖虞世南黙寫列女傳不過

是 事文類聚曰南唐徐鍇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鋭意羣籍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其居曰此寄宿之所耳 元史列傳曰程鉅夫為集賢直學士奉詔求賢於江南鉅夫薦趙孟頫等二十餘人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還朝拜集賢學士時僧格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疏言天子之職莫大於擇相宰相之職莫大於進賢苟不以進賢為急而以殖貨為心非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意僧格怒奏請殺之



凡六奏帝皆不許　又曰尚野皇慶初為翰林侍講學士後改集賢學士移疾歸四方來學者益衆嘗謂諸生曰學未有得徒事華藻若持錢買水所取有限能自鑿井及泉而汲之不可勝用矣　又曰富珠哩翀從幸上都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俟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　又曰李泂為承制學士既為帝所知遇乃著書曰輔治篇以進帝嘉納之會詔修經世大典泂方卧疾即强起曰此大制作也吾豈可以不預力

疾同修書成進奏謁告以歸　又曰宋本元統中轉集賢直學士性高抗不屈持論堅正制行純白不可干以私尤以植立斯文自任知貢舉滿百人額為讀卷官增一甲為三人　又曰汪澤民至正二年召修遼金宋三史書成遷集賢直學士未兩月即移出告老大學士和尚曰集賢翰林實養老尊賢之地先生何為遽去願少留以副上意澤民曰以布衣叨榮三品志願足矣遂致仕歸

集賢殿學士三

增十八學士分紀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集賢院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綴文之士始尚古風上之好文自說始也

以道相高孔帖帝欲授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臣不敢以為稱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體

兩命之榮又曰賀知章開元中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宰相源乾曜語張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為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為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為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此其為間也

帝自為贊賜之

隔日講易事文類聚曰開元十一年詔學士侯行果等每日侍讀周易其後皇

太子奏請講周易上謂人曰吾更選一明易而有名行無出於侯行果者又令行果隅日為皇太子講易時又頻賜酒饌學士等飲讌為樂前後賦詩凡數百首時院內既有宰臣及侍講屢承恩渥賜以甘瓜綠李及四方珍異

賜渤海詔 孔帖張說薦張九齡可備顧問名為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名九齡為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

文章耐久 武平一以字行兼修文館學士初進日用自言明左氏春秋他日學士大集日用折平一曰君文章固耐久若言經則敗績矣

父子代為 事文類聚曰將乂祖瓌開元中宏文館學士父將明集賢殿學士父子代為學士儒者榮之又徐嶠授集賢直學士即散騎常侍堅之子父子相次為學士

人稱三絕 孔帖舊史李揆為集賢殿大學士肅宗嘗謂李揆曰卿門第人物文章皆當代所推時人稱為三絕

月蝕東壁 唐書

貞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李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

明年果卒

集賢有人事文類聚云貞元中集賢學士甚衆會詔問神策軍建立之由相府討求不知所出諸學士悉不能對訪於將又又徵引根源甚詳悉宰相高郢鄭珣瑜歎曰集賢有人矣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集賢殿學士四

增詩唐集賢書院成玄宗送學士張說詩曰廣學開書院崇儒引席珍集賢招衮職論道命台臣　源乾曜奉和聖製前題詩曰盛業光書府徵人盡國英司綸賢得

相羣俊學為名　裴漼和前題詩曰閟道圖書盛尊儒禮教興石渠因學廣金殿為賢昇　李暠和前題詩曰偃武堯風接崇文漢道恢集賢更内殿清選自中台

劉昇和前題詩曰圖書應明主策府宴嘉賓台耀臨東辟乾光自北辰　王翰和前題詩曰東堂起集賢貴得從神仙首命台階老将崇御府員　李元紘和前題詩曰碩儒延鳳詔金馬被鴻私饌王趨丹禁牋花降紫墀

程行諶和前題詩曰聖主崇文化鏘鏘得盛才相因

歸夢立殿以集賢開　蘇頲和前題詩曰肅肅金殿裏
招賢固在茲鏘鏘石渠內序拜亦同時燕賜歡譚道文
成貴說時用儒今作相敦學舊為師下濟天光近中來
帝渥滋國朝良史載能事日論思　徐堅和前題詩曰
崇文德化洽新殿集賢初庸非參嘉選首濫承明廬
張燕公詩曰東辟圖書府西園翰墨林誦詩聞國政講
易見天心　常袞集賢院即事詩曰穆穆上清居沉沉
中秘書金鋪深內殿石甃淨寒渠苑樹臺斜倚宮烟閣

半虛縹囊披錦繡翠軸捲瓊琚墨潤紋冰篆香銷蠹字
魚舊德雙遊處聯芳十載餘北朝榮庾薛西漢盛嚴徐
侍講親華扆微吟步綺疏綴簾金翡翠賜硯玉蟾蜍
杜甫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詩曰天老書題目春官驗
討論倚風遺鶂路隨水到龍門　司空曙奉和常舍人
集賢院詩曰藹藹鳳凰宮蘭臺玉署通官附三台貴儒
開百代宗司言陳禹命侍講發堯聰香捲青編内鉛分
緑字中綴籤從太史鏘佩揖羣公頽謝徵文並鍾裴直

事同

增賛唐明皇帝賜張燕公等賛曰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秀逸翰苑光鮮張說校文天禄論經上庠華詞宛麗雄辯抑揚徐堅禮樂之司文章之苑學優藝博才思高遠賀知章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覽强識趙冬曦才識清遠言談幽祕四科文學六書仁義康子元洪鐘佇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侯行果職參山甫業纂元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韋述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摳衣講

席臨筵振藻敬會真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趙元默才光於晉價重於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陸去泰文章兩贍才術兼美思在專經學通舊史余欽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傑雅思縱横孫季良

史官一 提舉國史 監修國史附

原杜氏通典曰史官肇自黄帝自後顯著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内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鄭書似當時記事各

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母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嗣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職在太史置太史局當王莽時改置柱下五史記疏言行蓋效古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自後漢以後至於有隋中閒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隷中書其餘悉多隷祕書唐武德初因隋舊制史官屬祕書省著作局至貞觀三年閏十二月移史館於門下省

比宰相監修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館於門下省之南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卑品而有才者亦直焉開元二十五年宰臣李林甫監史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宜其附近史館諫議大夫尹焙遂奏移於中書省北其地本尚藥局内藥院

增文獻通考曰宋制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歴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

徽北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史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史畢即停續會要元豐改官制日歴隷國史案每修前朝國史實録則别置國史實録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官實録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麟臺故事元祐復

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宰輔三館題名）中興即祕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録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録乃即史館開實録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録院（紹興初實録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録即置實録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惟修纂日歷（中興會要）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

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璹請伏下所言宰相撰錄號時政記自璹始五代以來中書院皆置時政記樞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惟呂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官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歷聖朝職略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史又有提舉修敕令天聖慶歷嘉祐熙寧編敘及元符敕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史館又有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官或以布衣

之該洽者為之玉牒所提舉監修亦以宰相為之見宗正司

朝野雜記曰自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神宗嘗欲付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為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子固所草具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久未畢遂召李仁父洪景盧踵為之皆奉京朝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始畢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景盧請通修九朝正史上許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高宗實錄以他官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以右文殿祕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三等為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祕閣修撰又遷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庶幾有專官之效無冷局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檢討官三員限一年畢其後又

七年而高宗實錄始成時當修高宗正史孝宗光宗實錄朝論竟無專官始外名傳景仁陸務觀為在京宮觀免奉朝請令修史

續文獻通考曰遼國史院設官曰監修國史曰史館學士曰修撰曰修國史興宗重熙中耶律固雲奉詔與林牙耶律庶成蕭罕嘉努編遼國上世事蹟及諸帝實錄罕嘉努見帝獵未嘗不諫會有司奏獵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于冊帝見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他日帝見之曰史筆當如是

金初國史院嘗以諫官兼職明昌元年詔諫官不得兼恐於奏章私溢已美故也其官曰監修國史曰修國史皆一員曰同修國史二員女直

漢人各一員曰編修官八員女直漢人各四員檢閱官十員女直漢人各五員元以翰林兼國史其官秩詳具學士院順帝時常以右丞相統之胡粹仁曰元仁宗常言人言御史臺重任朕謂國史院任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至哉言乎雖然持萬世之公論者苟不詢一時之公論則其所立言必非公論矣文宗至順二年正月御製奎章閣記上嘗至閣中命取國史閱之左右舁櫃以往院長貳無敢言者編修官呂思誠獨跪奏曰國史記當代人君善惡自古無天子取視之理乃止胡粹中曰古人有言守道不如守官呂思誠抗言執奏可謂能守官矣文宗聞諫而止不

亦尤賢乎哉

明史官即翰院諸臣之職按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記動宫中有起居注如晋董狐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明初設起居注尋設翰林編檢等官皆充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君不復與臣下接凡修史取諸司奏牘分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删削之内閣大臣總裁潤色之三品以上乃得立傳多記出身官階遷擢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

提舉國史合璧事類曰宋乾興元年命司徒監修國史馮拯専切提舉監修天聖五年王曽提舉監修真宗實録兩朝史　隆興元年詔右僕射湯思退提領修三朝國史父名舉辭免故

改為提領權提舉國史院自乾道元年虞并甫始時以闕相故與錢處和分領兩史　紹興中秦檜之監修兼提舉二十六年並命沈守約万俟元忠二相始分領馬監修國史合璧事類曰北齊詔魏收撰史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總監之書名而已唐太宗以宰相監修國史及其他官兼領房玄齡為監修給事中許敬宗兼領　唐制宰相四人内一人帶監修國史宋從唐制史館有監修皆宰相兼領故事宰相兼職皆内降制處分乾德初以趙普兼監修止用

敕非舊典也開寶中薛居正以參知政事監修自後參知政事亦有管勾修國史者不常置　至道三年修太宗實録宰臣吕端雖帶監修國史而不預焉其後重修太祖實録遂詔吕端與錢若水等同修端罷相李沆繼成焉景德二年監修國史畢士安卒遂命參知政事王旦權領史館事實為監修國史之職慶歷三年吕夷簡罷相帶監修國史優延老臣也　自元豐王珪後宰輔皆不入銜中興之後六年命吕頤浩兼提舉監修國史

當時國史但指日歴頤浩引元祐故事并及正史自是首相即兼監修監修之名廢於元豐而復於紹興紹興二十六年沈該万俟卨並為左右僕射始分監修提舉為二權監修國史自錢處和始時湯進之去位陳長卿未至故以執政領之淳熙五年趙温叔為右丞相陞兼提舉國史院錢景魏為監修國史不帶權字景魏辭免周益公在翰林答詔乞援故事仍帶權字許之自後率帶權字　事文類聚曰元置國史院有監修國史無權

字

史官二

增冊府元龜曰吳韋曜領任國史孫晧欲為父和作紀曜執以為和不登帝位宜名為傳漸見責怒初曜為黃門侍郎廢帝即位諸葛恪輔政表曜為太史令撰吳書

又曰吳華覈遷東觀令領右相國上書辭讓後主答曰以卿研精墳典博覽多聞當飛翰騁藻光贊時事以越揚班張蔡之儔怪乃謙光厚自菲薄宜勉修所職以

邁前賢勿復紛紛　又曰齊邱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　又曰檀超為散騎常侍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記室江淹掌史職　又曰王智深世祖敕撰宋紀名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酬以禄書成三十卷世祖復名見於濬明殿令拜表奏上

又曰梁任孝恭以外祖邱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名入西省撰史　又曰周興嗣天監中為員外

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　又曰沈峻為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勅撰梁史乃啓峻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

又曰唐房𤣥齡為左僕射貞觀十年與侍中魏徵等撰成周隋陳梁齊等五代史詣闕上之太宗勞之曰朕覩前代史書彰善癉惡足為將來之戒秦始皇焚書坑儒用緘談者之口隋煬帝尤疾學者前世史籍竟無所成數代之事殆將泯絶朕意則不然將欲覽前王之得失

為在身之龜鏡公輩以數年之間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懷極可嘉尚於是進級班賜各有差　又曰貞觀二十年詔修晉書以房玄齡及褚遂良許敬宗掌其事又詔中書舍人來濟等並當時屬文之士分功撰録莫不博考前文旁求遺逸芟夷繁雜舉其精要　又曰韋述開元時居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於吳兢雖累有修撰未成一家之言至述始定類例續遺闕勒成國史事簡而語詳雅有良史之才　又曰開元中詔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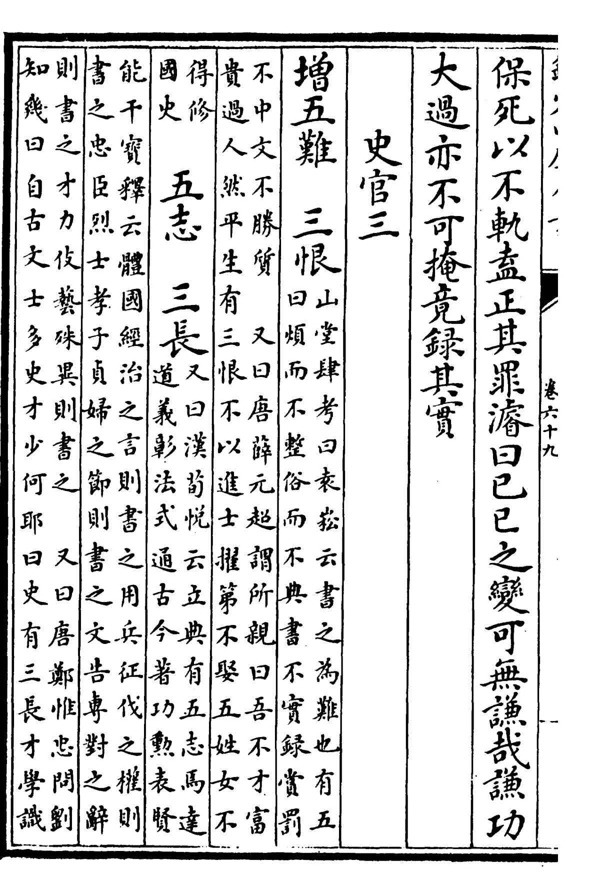
丞相張說在家修史中書侍郎李元紘奏曰國史記人君善惡國政損益一字襃貶千載稱之今張說在家修史吳兢又在集賢撰録令國之大典散在數處且太宗別置史館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祕其事望勒說等就史館參詳撰録則典冊舊章不墜矣從之　又曰元行冲為太常少卿以本族出於後魏未有編年之史乃撰魏典三十卷事詳文簡為學者所稱　又曰于休烈為太常少卿修國史至德三年肅宗謂休烈曰君舉必

書朕有過卿書之否休烈對曰臣聞禹湯罪已其興勃然有德之君不忘書過臣不勝大慶　又曰張薦字孝舉少精史傳大歷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其才可掌史任以母老疾不拜命母喪闋召充史館修撰薦聰明強記無不貫通自始命至常兼史館修撰在史館二十餘年　又曰令狐峘兼修國史大歷三年修𤣥宗實録一百卷成著述雖精屬喪亂之後起居注亡失人以漏略譏之　又曰路隨為翰林侍講學士韋處厚為中書

舍人長慶二年敕隨處厚常在史館才行可稱憲宗實
録未修灼資論撰宜兼充史館修撰仍分日入史館修
實録且許不入内署仍放朝參　又曰開成二年王彦
威表曰臣叨史職注記之暇嘗覽國史輒略其繁文舉
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永貞撰成唐典謹詣右銀臺門
奉進文宗嘉之賜以錦綵銀器仍宣付史館集賢院繕
寫　元史曰至正四年阿魯圖代托克托為右丞相時詔
修遼金宋三史阿嚕圖為總裁五年三史成帝御宣文

閣阿嚕圖奏曰臣素不讀漢人文書未解其義今者進
呈萬幾之暇乞以備乙覽帝曰此事卿誠未解史書所
繫甚重非儒士泛作文字也朕與卿等皆當取前代爲
勉朕或思有未至卿等其言之阿嚕圖頓首舞蹈而出
元史明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敕修本紀三
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列傳六十三卷　明危素
傳曰素元末翰林學士承旨明師入燕趨所居報恩寺
入井寺僧力挽起之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史

兵垂及史庫言於主帥輦而出之累朝實録得無恙洪武二年授翰林侍講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　吾學編曰錢習禮與修兩朝實録四年十二月朔霜寒帝顧光禄文官早朝寒盍賜羊酒又顧習禮曰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之　又曰劉實安福人宣德進士景泰中名修元史筆削任心無所洛承見他人書不合已意輒大笑聞者相戒勿以藁示實　又曰丘濬字仲深景泰進士成化元年修英宗實録或曰于少



保死以不軌盍正其罪濬曰已已之變可無譏哉譏功大過亦不可掩竟録其實

史官三

增五難　三恨

山堂肆考曰袁崧云書之為難也有五曰煩而不整俗而不典書不實録賞罰不中文不勝質　又曰唐薛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五志　三長

又曰漢荀悅云立典有五志馬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干寳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専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殊異則書之　又曰唐鄭惟忠問劉知幾曰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曰史有三長才學識

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有學無才猶虞買懐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楩楠弗能成室

三入

再典六典云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推美

文獻足徵

書法不隱會要魯史以來文獻之實足徵孔子因而修之　董狐

百國春秋

千載勸懼墨子吾見百國春秋　類要云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

記

繁志寡　辭約事詳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　本傳後漢獻帝以班書文繁難省命荀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辯多美

貫穿經傳　裁成

帝墳班固言司馬遷作史貫穿經傳馳騁古今　二班傳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

玉版金匱　學海詞林鼂錯策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與天地相終始　蕭嵩修國史

制云明乎國史所以宏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褭括詞林啟周公之典謨志仲尼之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

武德國史　建中實録　本傳韋述撰武德以來國史文約事詳蕭頴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　本傳沈既濟撰建中實録體裁精髙

召試祕閣　皆直史館　合璧事類曰蘇軾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召試祕閣入三等得直史館　又曰羅處約與王禹偁召至京師太宗自定題以試之以為偁為右拾遺處約為著作郎皆直史館

司馬繼為　張華再典　山堂肆考曰漢司馬遷繼父談為太史公　下詳三入再典注

文詞鄙拙　議論髙强　山堂肆考曰晉王銓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後子隱召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詞鄙拙蕪舛不倫凡書中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撰其文體混漫義不可觧者隱為

之也　又曰五代周賈緯充史館修撰長於記誦文章未能過人而議論高強儕輩不平目為鐵嘴比良遷董　自為政駿上詳裁成帝墳注　本傳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任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駿每記事載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政駿謂劉向字子政劉歆字子駿也　三世踵修　四人並命　山堂肆考曰唐蔣乂幼從外祖吳兢學有史才貞元中為起居舍人兼史任長子伸次子偕先後歷史館修撰三世踵修國稱良筆咸云蔣氏日歷　又曰唐太和四年以建議大夫王彥威戶部郎中楊漢公禮部員外郎蘇滌右補闕裴休並以本官充史館修撰故事史官不過三員少或兩員至是四人並命時論深以為非　直載事功　兼制生

死　又曰唐元和中李翺轉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得秉筆史館以記注為職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也今善惡皆取行狀謚議辭多虛美難以為據今請直載事功方稱實録　又曰唐朱敬則薦修國史乃請高史官之選以求名才韋安石閱其稿歎曰董狐何以加世人不知史官之權重於宰相宰相能制生人史官兼制死人

惜書緘笥　抱史藏山　又曰宋孫甫字之翰仁宗朝直史館著唐書七十五卷未成而卒温公書其後云孫公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稿于笥一日出而家失火弟子負其笥避池中島上公還及門曰唐書在乎餘無所問　又曰唐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禄山亂述抱國史藏于南山因以獲存

願秉直筆　不負公議　又曰宋范旻上言家世史官願得秉直筆成朝廷大典因以為史館修撰旻魯公質之子也　又曰宋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厚家以同

里求公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丞相趙雄總史事見子厚傳歎曰無愧古之良史

無易彥章 獨付子固

又曰宋汪藻字彥章奏自元符以來並無日歷此國之重事願留聖心上納之宰執請擇所付上曰無以易藻矣

言行錄曰宋曾鞏字子固天子察公賢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修撰近世修史必衆選文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操履無玷 議論可觀

山堂肆考曰宋楊徽之字大猷以治郡入為史館修撰太宗嘗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儒雅士也州縣之職非其所長置之殿閣正得其宜

又曰宋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理議論可觀號為後世佳史

神情沖澹 文詞雅正

又曰宋天聖中王安簡謝

陽黄庴卿李邯鄲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庴卿刻意篇什謝李戡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黄吟苦似猿　又曰宋吳育字春卿授著作除直史館文詞雅正天下推之

撰建中録　獻端拱箴

又曰唐沈既濟經學該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嘗修建中實録　又曰王禹偁字元之太宗端拱初聞其名召至京師自定題以試之以右拾遺直史館因獻端拱箴

明示去取　參較得失

又曰宋紹興四年范冲直史館修神宗哲宗實録先是隆祐太后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無比為姦臣誣謗嘗下詔明辨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帝竦然至是召冲重修冲乃為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黄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為哲宗辨誣録由是二史得其正　東都事略曰徐勣字元功為中書舍人修神宗正史上言宜取當時宰輔家記録以參較得失則一代大典可信矣

號為織

史　為作佳傳事文類聚曰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子金故減其惡而增其善於是衆口喧然號為穢史　又云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頭白可期　汗青無日　班生受金　陳壽求米　中樞餘力　東觀全材並合辟注　煦如春日　凛若秋霜並思涉鬼神注　鈎深學海　囊括詞林　王道之端　人事之紀　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蕭鄴監修國史注　感周公之典謨　志仲尼之日月　俾垂作範之規　用戒不刊之典　褒貶微權重於宰相　鋪張偉績咨以鴻儒　劉

知幾之作史謂有三長　范蔚宗之精思空無一字

文詞雅正帝墳式賴於裁成　書法森嚴國典惟公於

潤色並新書

史官四

增執簡左傳齊崔杼弑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史通合辭事類曰封還後為史通子注云以還世為史官通於古今司馬遷傳

網羅舊聞史記司馬遷網羅天下放失舊聞　精研

就業班固傳曰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　青史漢藝文志云青史注

古史官記事之書

彤管記事 山堂肆考曰崔豹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赤漆耳史官載事用赤管亦以赤心記事也

言語模寫 又曰范曄刪後漢書自為一家之作其作黃憲列傳初無事迹以言語模寫形容體段此最妙處

一代之典 溫嶠表云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一代之典煥然可觀

直筆東觀 魏書魏收曰願得直筆東觀

不虛美 合璧事類曰唐太宗謂監修國史房元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

紬微烈 唐大詔令蕭嵩修國史制紬史策之微烈

敘事簡要 合璧事類曰唐吳兢直史館居職殆三十年敘事簡要又吳兢敘事簡核號良史

不徇私情 山堂肆考曰唐吳兢與劉知幾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魏元忠事頗言說已許之賴宋璟等激勸

昔切轉佞為忠說讀之知兢所為屢以情祈改數字兢辭曰徇公之請何名實録卒不改世謂今之董狐

一家之言 本傳曰唐長安三年令左史劉知幾直史館吳兢等修唐史採四方之志成一家之言

宜置座右 又曰劉知幾著史通内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座右

父子史官 唐劉知幾父子三人更涖史官同上

東觀陽秋 蕭鄴監修國史制掌東觀陽秋之重

皆本起居 六典曰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於起居

聖朝大典 合璧事類曰唐至德二年史館于休烈奏國史實録聖朝大典

業量該通 山堂肆考曰唐精擇史臣詔修撰國史義在典實自非操履純白業量該通讜正有文不堪此任

其為帝典 合璧事類曰晉天福四年史館奏職居刊

削事條編修爰舉舊章冀為帝典薦充史館東都事略曰吳敏字正儀以近臣薦充史館編修太平御覽文苑英華太平廣記等書奏為簡閱又曰司馬康字公休父光修資治通鑑奏為檢閱文字自選官屬山堂肆考曰初司馬光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以進英宗悅之命續其事就崇文閣開局許自選官屬得借龍圖天章三館祕閣書籍給御府筆墨以內官為承受光出知永興軍以衰病乞閒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前後六任許以書局自隨十九年而成賜名資治通鑑

史筆天下之大信續文獻通考曰清寧五年五月監修國史耶律白請編次御制詩賦仍命自序先耶律孟簡詣闕上疏曰本朝之興幾二百年宜有國史以垂後世乃編耶律昌魯沃濟休格三人行事以進上命置局編修孟簡謂餘官曰史筆天下之大信一言當否百世從之苟無明識好惡徇

情則大禍不測可不愼哉

記録無隱 又曰金世宗大定十二年十一月上屏侍臣與宰相議事記注官亦退上曰史官記人君善惡朕之言動及與卿等所議皆當與知其餘記録無或有隱可以朕意諭之

編次日歷 章宗太和六年二月尚書省奏右補闕楊廷秀言乞令官編次日歷封送史院上令付著作局潤色之

分立光天 元史禮樂志云國史院進先朝實録是日大昕諸司官具公服立於光天門外侍儀使引實録案以入監修國史以下奉隨至光天殿前分班立

鼇峰 學古録云鼇峰者國史院庭中石名也諸老名勝賦詩者蓋數百篇

悉令補正 續文獻通考云英宗至治三年國史院進仁宗實録先一日拜珠諳國史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左丞相哈喇哈斯定策功惟書越王圖喇勇決從容謂史官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書鷹犬微勞而略發縱指示之人可乎立命書

之他筆削未盡者悉令補正人服其識

當以心術為本 順帝至正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托克托為都總裁問修史以何為本揭傒斯曰用人為本有文學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文學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傒斯又言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不齊必反覆辨論求歸於至當而後可

人臣亦當知之 五年十月遼金宋三史成丞相阿嚕圖進呈上曰史既成書前代善者足法惡者足戒豈止為君者人臣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交相戒勉

力任筆削 吾學編曰王褘字子充義烏人洪武二年召修元史褘史才擅長裁繁剔穢力任筆削

太液楚草 明王直記略曰宣宗八年六月七日陪少師少保及諸學士於太液池上楚三朝實錄草本詔許遊萬歲山觀金元遺跡湧幢小品云實錄成

擇日進呈焚稿於芭蕉園園在太液池東崇垣複殿古木珍石參錯其間又有小山曲水則焚稿之處也

建皇史宬明實録云嘉靖十三年秋七月建皇史宬於重華殿西四周上下俱用石甃㪷各館諸臣重書九朝寳訓實録藏之

史官五

增詩唐王建上韓愈侍郎詩曰碑文合遣貞魂謝史筆應令諂骨羞　劉禹錫送陳郎中直史館詩曰遠取南朝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樓到石渠　宋劉筠纂修述懷詩曰良弼論思暇英才

視草餘西清承密旨東觀類羣書左氏先經日征南癖
例初編年終顯德歷帝自几蘧一覽無前古三長豈後
予宏綱提要妙至論絶蘧篨訛謬刋三豕公平喜衆狙
菁英咸采掇疣贅悉消除組織千章合研窮萬象書
蘇子瞻送史館劉道原詩曰十年閒坐樂幽獨百金購
書收散亡朅來東觀弄丹墨聊借舊史誅姦强　曾子
固寄孫之翰詩曰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啻重百車
伏羲以來可悉數撥若自作何有餘歸來已絶褒貶事

進用紙調敕倉儲合持詩書白虎觀永護日月金華居

元范梈元光天門進三朝實録詩曰儀鸞簇仗滿雲

端玉鑰初開衆樂攢三后龍光周典册羣臣鵠立漢衣

冠　馬祖常國史院鼇峰石詩曰視草堂深白晝遲瀛

洲仙子到來時閣鈴不響文書静相對鼇峰日賦詩

又題史館詩曰畫省真仙居華屋映丹樹青石倚闌干

松髮沐雲霧綺疏刻連錢承塵繪翔鷺中有河漢文夜

深寶光聚玉函黄金鑰太史自侍御河上一豎儒伊吾

誦章句偶趨彤庭詔詞林邇天路雖樂文雅懿終慙紬繹誤　明宣宗幸史館詩曰天命余躬撫萬方丹心切切慕虞唐退朝史館咨詢處回視文星爛有光　又過史館詩曰蕩蕩堯光四表巍巍舜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統乾坤六合為家　高啓奉天殿進元史詩曰詔預編摩辱主知布衣亦得拜龍墀書成一代存殷鑒朝列千官備漢儀漏盡秋城催仗早燭明春殿捲簾遲時清機務應多暇閤下從容幸一披　吳寬初入史館詩曰東

閤門前十館開史家自昔緫難才病容野客隨行入遠
喜諸公取次來氣合每聯朝食坐事多長後午朝回揚
雄識字今誰及疑義須煩一一裁
增詔唐高祖敕中書令蕭瑀等修史詔曰司典序言史
官記事考論得失究盡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
多識前古貽鑒將來伏羲以降周秦斯及兩漢相傳三
國並命迄於晉宋載籍備焉自有魏南徙乘機撫運周
隋禪代歷世相承梁氏稱邦跨據淮海齊遷龜鼎陳建

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緜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至於發跡開基受終告代嘉謀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績無乏於時然簡牘未編紀傳咸闕炎涼已積謠俗遷訛餘烈遺風泯焉將墜朕握圖御宇長世字民方立典謨永垂憲則顧彼湮落用深軫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

開元八年敕張說修國史詔曰肇有書契是興簡冊所以彰平得失示以勸懲非夫詳而有體辯而不華含陽秋之縕總墳誥之賾豈能光我司典崇其立言燕國公

張說多識前志學於舊史文成徽婉詞潤金石諒可以昭振風雅光揚軌訓可兼修國史仍齎史本就并州修撰

增頌明王立道皇史宬頌曰惟古有史君舉必書左言右動載筆冏虛赫赫彤管螭坳侍立東馬南狐各耑其職唯我有明肇自太祖太宗仁宣英憲孝武煌煌帝業洋洋聖謨超墳絶典溢於翰衇綱羅散失廣記備搜郡國所上太史所修芸籤縹帙金匱咸收簡冊既緐先後

靡一於維我皇覽於前籍因而出之爰正爰輯繕録靡
忒校讎孔精諸臣咸勤用觀厥成迺啇厥藏倣古石室
司空載營石室有翼昔藏名山京師留副制崇蘭臺嚴
先四庫其在於今乃知其陋百千萬年與國永壽
增表宋洪邁謝侍講兼修國史表曰勸漢殿光禄之講
安用腐儒纂周官石室之文復爲太史拜訓辭之甚厚
知荷任之益崇敢不旁搜遠紹廣記備言竊窺聖學之
光明謹次舊文之放失抱遺經而究終始詎憚佔畢之

勤藏名山而副京師實有遭逢之幸
增疏後周柳虬疏曰古者人君立史官非但記事而已
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執
法明趙盾之愆是知直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以還
密為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縱能直筆人莫之知故
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誚著漢魏者非一氏
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知準的伏惟陛下開誹
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請皆當朝顯言其狀

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明著得失無隱敢以愚管輕冐上聞乞以聲言訪之衆議　唐長慶二年史館修撰沈傳師出為湖南觀察使杜元頴奏曰臣自去年奉詔命各據見在史官分修憲宗實録今緣沈傳師改官若更求人選擇非易其沈傳師當分雖搜羅未周條目紀綱已粗有緒竊以班固居鄉里而繼成漢書陳壽處私家而嵩精國志玄宗國史張説在本鎮兼修代宗編年令狐峘自外郡奏上遠考前代近參本朝皆可明徵實

有成例其沈傳師一分伏望敕就湖南修畢先送史館與諸史官參詳然後聞奏庶使官業責成有終始之効傳聞摭實無同異之差　後晉起居郎賈緯進唐年補遺録奏曰臣聞裴子野之修宋略爰在梁時姚思廉之纂陳書乃於唐世咸因喪墜各有研尋皇帝陛下與日齊明固天縱聖聿宣綸誥精擇史官以李氏受終想唐年遺事雖追名上號其制相沿而創法定儀於文或異恐謡俗之訛變致信實以浮沉將緝亡書以修墜典臣

久居職分深恥闕遺今録淺聞別陳短序芸閣蓬山誠
莫裨於良直跡涔搦土願少助於高深
増狀宋周必大辭免監修國史奏狀曰建官以六大為
先實尊載筆作樂以一夔而足所貴耑門自愧荀袁鴻
雁之行寧備邊固馬牛之走如臣含毫無取濫吹有年
紹興正於書林嘗參編次乾道躋於禁路復貳纂修逮
玆三入之榮厚甚九重之眷伏望擴大明而委照矜小
技之難知成書專屬於名家虛次姑仍於舊貫免令尸

素反滯汗青　洪邁辭免同修國史奏狀曰史職至清儒流所重祖功宗德方資潤色於無窮人禍天刑實懼照臨之在上顧以四朝之大典萃於一介之鯫生方辭撰述之除更冒删修之任矧二名之寵非侍從而不居乃兩日之間荷光靈之曲被儻稽牘免立見器盈　洪咨夔辭免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狀曰典謨所以記言春秋所以斷事六經不作三史相承馬遷辯而不華猶坐是非之謬班固詳而有體尚譏仁義之輕迨其下

之紛紛徒所傳之謗謗刓令修明三館之制揚厲累朝之休在國史則紀傳表志之纂裁在實録則日月時年之編係欲成萬世之典宜得三長之才豈臣斐狂可賛筆削

増議唐路隨與韋處厚同撰憲宗實録内永貞元年九月書河陽三城節度使元韶卒不載其事跡議曰凡功烈不足以垂後而善惡不足以為誡者雖富貴人第書其卒而已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皆為漢相

爵列通侯而良吏以為齷齪廉謹備員而已無能發明功名者皆不立傳伯夷莊周墨翟魯連王符徐穉郭泰皆終身匹夫或讓國立節或養德著書或出奇排難或守道避禍而傳與周名管晏同列故富貴者有所屈貧賤者有所伸孔子曰齊景公云云稱之然則志士之欲以光耀於後者何待於爵位哉富貴之人排肩而立卒不能自垂於後者德不修而輕義重利故也自古及今何勝數乎　宋魏了翁論實録闕文略曰臣曩者濫員

東觀嘗讀金匱玉版之藏每惟祖宗實録自東都以前凡一百六十八年不過一千餘卷而南渡以後高宗孝宗兩朝實録僅六十餘年遂至一千卷意其廣記備言無所脫遺而臣偶因當時所遭隨事檢閲往往州縣細故動千餘言至事關大體顧反脫略夫卷帙猥煩若此而記載脫略乃爾若不及今距乾淳未遠亟與搜羅因循浸久必致是非失實無以傳示將來臣愚欲望睿旨令史官將兩朝實録重加點檢儻有缺失即採訪增入

其冗濫重複及史文不經去處悉與刪削庶幾文省而事詳足以垂憲貽後仰副陛下寅念列祖之意　理宗淳祐二年高斯得進修史故事略曰臣嘗伏讀國史竊見祖宗修書故事帝紀志傳必一書成乃修一書未嘗有並修兩書者蓋國家大典關係至重非專心致志為之則不能紀載得實傳信後世且以神哲徽欽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燾上帝紀既而補外及再還朝乃命修列傳故燾初至有此三項奏請列傳垂成而燾

卒所謂展限來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名洪邁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進曰紀曰志曰傳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成孝宗皇帝豈不欲其速具哉而責成有漸如此以燾良史之才無出其右亦不敢自詭並修志傳而二書之進先後相距其遠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巨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見國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寧四朝志傳限來年三月登進以百餘年間歷史官二百八十餘人所不能成之書自詭速成於

數月之内抑何其輕易乎夫神哲徽欽諸臣列傳至纂之時已經四修三修兩修一修可謂易於成書矣猶且踰四年而後奏進今高孝光寧諸臣當列傳者人數猶未能定雜揉疎漏絶無倫次院史所供初草大抵徒具私家所供誌狀全未經史官考校增入他書又安得有所謂四修三修兩修一修者乃欲取辦於四五月之間臣知其茍且滅裂務應期限希恩賞而不足傳信決矣雖然列傳粗有張本者也乃若諸志則從前未有片紙

纂次今始創為其間天文地理選舉禮樂之屬猶可編

類綴緝惟兵財二者乃百餘年建國之實政本末閎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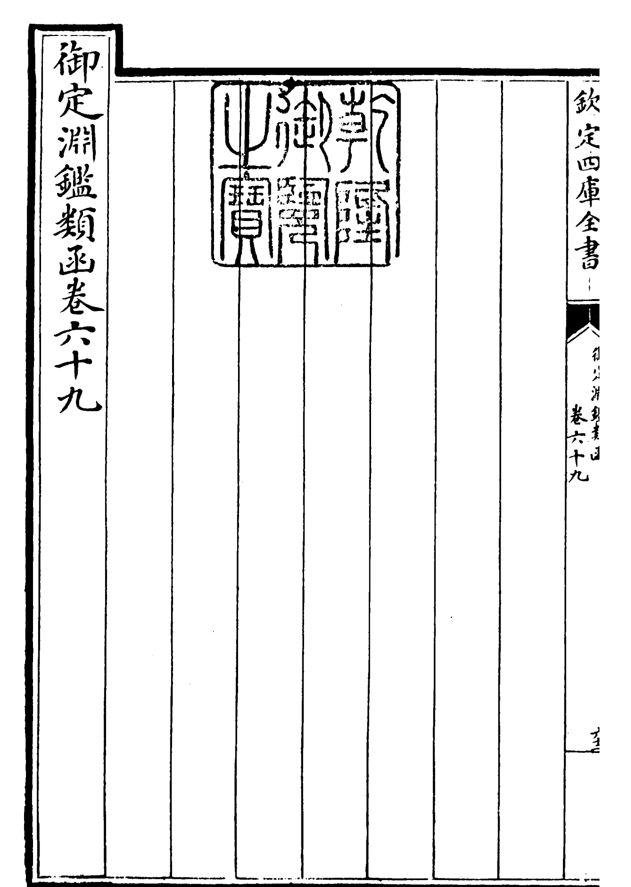
功力浩瀚非可鑿空為之者豈數月之所能辨乎欲望

聖慈宣諭提舉官及此編摩未定之初檢照孝宗皇帝

修書故事改命史院官專一編纂四朝正史諸志俟奏

篇畢續行纂次列傳庶幾修書次第既合舊典又使諸

史官不分成篇可準不至茍且滅裂貽笑後世



御定淵鑑類函卷六十九